

ZHONGYI
XINLIXUE

中醫心理學

天津科學技術出版社

中医心理学

成都中医学院 王米渠 编著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洪善

中医心理学

成都中医学院 王米渠 编著

◆

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5 插页 5 字数 212,000

一九八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八五年九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1,900

书号：14212·120 定价：2.50 元

序

在中医学中，既往虽然没有“心理学”这个名称，但是却有着极其丰富的“心理学”内涵。这就是中医学中有关情志活动变化的理论认识和极其丰富的临床运用经验。

中医学中有关情志活动变化的理论认识是比较全面而系统的。在人体情志活动变化的产生方面，中医学中把人体的情志活动归纳为喜、怒、忧、思、悲、恐、惊，简称“七情”，认为内脏功能活动是“七情”产生的物质基础。人体内脏功能活动正常，人体的情志活动变化也相应正常，这就是健康。反之，人体的内脏功能活动失常，则人体的情志活动也可失常，这就是疾病。中医学把各种情志活动分属于五脏，与之相应。这就是《内经》中所论述的：“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思忧恐”（《素问·天元纪大论》）。“肝……在志为怒；心……在志为喜；脾……在志为思；肺……在志为忧；肾……在志为恐”（《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肝气虚则恐，实则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灵枢·本神》）。在人体疾病的发生方面，中医学认为，情志变化不但是一种临床表现，同时还是一种不可忽视的致病因素。情志活动不仅可以反映内脏活动的变化，而且不同情志活动变化可以直接作用于其所属内脏，使本脏功能活动出现失常。正如《内经》所述：“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灵枢·百

病始生》)。“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在疾病的诊断治疗方面，由于情志活动变化与人体内脏密切相关，因而临床上自然也就可以根据其情志变化特点予以定位定性，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由此可以看出，早在两千多年前成书的中医典籍中，对人的情志活动变化就已经提出了较为系统和完整的理论认识。中医学有关情志理论认识在临床运用方面的经验也是十分丰富的。《内经》就已经提出了五脏相胜及移精变气的治疗原则。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素问·移精变气论》提出了“惟其移精变气，可祝由而已”等等。自《内经》以下医家中，阐发有关情志理论及诊断治疗原则者，验之于临床，载之于医案者，更是不乏其人，丰富多采，代有发展。总之，中医学有关情志活动变化的理论和丰富的治疗经验，是中医理论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医药学伟大宝库中的瑰宝。

遗憾的是，从目前情况来看，中医学关于情志活动变化的理论认识，特别是临床运用方面的宝贵经验，显然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这方面的整理研究工作也还仅仅是开始，运用上述理论指导临床辨证论治的报导则更属寥寥。应该说，这也属于中医后继乏人、乏术的表现之一，使人担忧。

可喜的是，我的学生王米渠同志近年来潜心于中医情志学说的学习和研究，并进行了系统地整理和论述，写成

专著，命曰《中医心理学》。书成后，王米渠同志持书索序于我，读后深感内容翔实。王米渠同志在继承整理中医情志学说方面作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特别是在当前中医情志学说还缺乏专门研究，尚无专著的情况下，本书的问世，将为研究中医情志学说提供一本较好的参考书。因此欣然为序，以示支持。王米渠同志年富力强，博学善思，锲而不舍，几年来，他在致力于中医情志学说的研究工作中是很艰苦的，但也是有成绩的。愿米渠同志在此基础上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为继承发扬中医药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方药中

于北京中医研究院

时在癸亥仲冬之月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中医心理学”的提出	(1)
第二节 东方背景与国外动态	(8)
第三节 中医心理学的普遍意义	(12)
第四节 中医心理学研究的范畴与方法	(18)
第二章 中医心理学简史	(30)
第一节 中医心理学史概说	(30)
第二节 医学心理学的萌芽期	(33)
第三节 中医心理学雏形的形成期	(37)
第四节 心身疾病临床辨证体系的确立期	(40)
第五节 中医心理学的纵深发展期	(43)
第六节 中医心理学发展史上的高原期	(46)
第七节 中医心理学的曲线发展期	(52)
第三章 中医心理学理论基础	(58)
第一节 阴阳整体论	(58)
第二节 水火五行论	(63)
第三节 心主神明论	(70)
第四节 脏象五志论	(76)
第四章 七情学说	(86)
第一节 七情学说的形成	(86)
第二节 七情病机	(89)
第三节 七情各论	(95)

第四节	情志心理治疗	(100)
第五章	阴阳心身发展学说	(107)
第一节	概说	(107)
第二节	胎教——妊娠期	(110)
第三节	变蒸——婴幼儿期	(114)
第四节	稚阳——儿童期	(122)
第五节	成阳——青年期	(126)
第六节	盛阳——成年期	(131)
第七节	衰阳——老年期	(134)
第八节	妇女心身特点	(136)
第六章	中医对心理过程的认识	(142)
第一节	认知过程	(142)
第二节	情感过程	(157)
第三节	意志过程	(160)
第七章	阴阳人格体质学说	(165)
第一节	阴阳人格体质学说的命题	(165)
第二节	阴阳人格体质学说规律探讨	(169)
第三节	人格勇怯与脏腑刚柔	(177)
第四节	中外人格体质学说比较	(181)
第五节	《内经》与艾森克	(186)
第六节	阴阳人格体质辨证探索	(193)
第八章	阴阳睡眠学说	(201)
第一节	睡眠概说	(201)
第二节	失眠与多寐	(207)
第三节	说梦	(211)
第四节	治梦	(218)

第九章 心病病机	(222)
第一节 社会文化心病病机	(222)
第二节 六淫心病病机	(229)
第三节 其它心病病机	(234)
第十章 四诊心法	(242)
第一节 “四诊心法”说	(242)
第二节 望诊心法	(245)
第三节 闻诊心法	(250)
第四节 问诊心法	(256)
第五节 切诊心法	(259)
第十一章 心身疾病的治疗	(265)
第一节 心理治疗概说	(265)
第二节 中医心理疗法举略	(269)
第三节 心身疾病治疗举略	(275)
第四节 心身疾病治疗方剂举略	(282)
第五节 综合治疗医案举略	(295)
第十二章 中医心理卫生与益智方药	(301)
第一节 颐养天年与调神	(301)
第二节 中医心理卫生	(305)
第三节 益智方药的认识与实践	(312)
第四节 强记益智方药选抄	(318)
后记	(324)

第一章 导 论

第一节 “中医心理学”的提出

“中医心理学”这一概念过去没有被正式提出，但它确实是自成体系而客观存在〔1〕，这是因为重视心理现象是中医学的基本特点。这个问题已愈来愈为人们所重视，提出“中医心理学”这一古老而新兴的分支学科，是当前中医学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2〕。

祖国医学整体地看待具有情感思维的人，因此对心理因素及其对疾病的影响十分重视。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古代医学家们不断地进行过探索，从理论上可概括为阴阳整体论、水火五行论、心主神明论、脏象五志论、七情学说等，形成了“中医心理学”的自身系统，它贯穿于对个体心身发展的认识，贯穿于病因、病机、诊断、治疗、养生等各个环节，这些理论至今仍有效地指导着中医临床实践，实际上已构成了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内容。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对于研究心理活动规律的心理学来说，它所划分的基本内容〔3〕，诸如认知、情感、意志等心理过程及人格等心理特征，中医学也都是一些不同角度，不同深浅，相同或不同的认识，这些，也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在祖国医学中，心理学思想客观存在的自我体系，本节不准备展开讨论，但仅举《内经》的篇名即可尝鼎一脔，

窥豹一斑。从《内经》162篇中，从篇名到主要内容讨论心理学有关问题的竟达32篇，约占20%，涉及到这个内容的篇幅则高达90%以上。先从中医心理学的基础理论来看：

“四气调神大论”有阴阳整体论的观点，“灵兰秘典”提出了心主神明论的假说，“阴阳应象大论”等篇以脏象五志论来观察和概括心理现象。“阴阳二十五人”等篇，以水火五行论来研究人格体质特点；“通天篇”以阴阳气的多少来分析人格先天禀赋与后天特点；“论勇篇”讨论了体质构造与人格勇怯的关系；“寿夭刚柔”等篇提到了人格的刚柔与脏腑的关系；“本神篇”有对以认知过程精采的命题讨论；“举病论”提出了九气之说，奠定了七情学说的雏形；“著至教论”强调研究习医心理过程的重要性。……

《内经》从篇名上论及到医学心理学内容就更为丰富了。“忧患无言篇”分析了七情病因；“淫邪发梦篇”阐述了梦幻的病机及其与辨证的关系；“大惑论”不但分析了危险环境产生的心理变态，还论证了健忘和多卧的病机。“痺论”、“痿论”、“周痺”等篇记载了感知失常的种种病证；“癫狂篇”对癫、狂这两种心身疾病从病因系统论述到诊治；“厥论”篇谈到神明失守暴不知人事的现象；“疏五过论”、“征四失论”等篇尖锐地批评了在诊断中忽视心理因素的种种过失；“示从容论”为我们展示了从容不迫地进行辨证分析的心理过程；“移精变气论”记载了古代祝由的心理疗法^{〔4〕}；“刺志论”、“血气形志”等篇强调针灸中必须注意患者的心理特点；“四气调神大论”阐明了四季养生中，精神调理的意义和方法；

……以上举例，可以看出中医心理学思想不仅确实存在，而且还有相当的系统性。

祖国医学宝库中极为丰富的心理学、医学心理学内容，曾引起不少人的关注和一些学者的研究。著者就近百年来国内对此问题的研究状况进行了分析，认为它历经了五个发展阶段，其中又有过三个曲折，如果后者称为“三曲”，前者称为“五波”，那么中医心理学的现代发展就可以形象概括为“三曲五波”。

所谓“三曲”，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腐朽的清末到动乱的民国初年，对此研究为近代第一个低潮；本世纪四十年代至五十年代初，由于战争和社会制度的更替，为第二低潮；六十年代中后期至七十年代初，由于十年动乱而急骤地中断了为第三低潮。

所谓“五波”，从十九世纪中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为传统记述时期，其代表人物为陆定圃、唐容川；第二阶段是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为零星地发掘论述时期，代表人物为张锡纯、不一等人；第三阶段是五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期，为初步研究时期，其代表人物为朱颜、陈仲庚等人；第四阶段是七十年代中、后期，围绕着针灸、针麻原理的心理问题进行的研究，其代表者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单位；第五阶段是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中医学界广泛注意自身心理学问题，在温故的基础上有复兴趋势，正酝酿着新学科的形成。下面以时间为序逐一讨论。

十九世纪中叶，陆定圃《冷庐医话》书中以“医范”、“医鉴”、“保生”、“七情”、“不寐”等为小标题〔5〕，用传统医话的形式较为广泛地论及中医心理学问题，阐述

了自己的见解。以后至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唐宗海看到中、西医学及心理学方面的差距，他通过注释《内经》等形式力图汇通之。当时还没有讨论医学心理学某一专题的论文形式，多是在其著作中散见。

本世纪初，张锡纯撰写的《论中医之理多包括西医之理沟通中西原非难事》、《人身神明论》等论文中，从心身现象出发，对心与脑作过比较，虽在理论上没有多大建树，但是临床中于心身疾病的治疗却是卓有成效的。这个时期的中医杂志上，围绕着对巫医的评价曾展开过初步的讨论。一九二三年张越公在《三三医报》上发表了《论符禁咒治病》〔6〕，以后此刊还陆续发表了高思潜的《巫》〔7〕，高维祺的《说巫》〔8〕。在其他杂志上有苦虫的《祝由与由祝》〔9〕，不一的《中国祝由科在精疗学术上的评价》〔10〕。三十年代中国的学术思想较开放，对此问题探讨要广泛些、活跃些，如姚星叔的《心病还须心药医》〔11〕，朱中德的《中国历代心理疗法》〔12〕等，而周候于〔13〕、刘汝霖〔14〕、李树清〔15〕、等人则特别留心两晋南北朝有关医学心理学思想，分别研究了士大夫的精神病，心理与长寿、优生的关系。四十年代要少些，仅有个别文章，如董华农的《中国古代心理卫生学》〔16〕。总的看来建国以前中医心理学有关问题虽然形成某些专论，但仍然处于零星散乱的研究状态。

建国后，尤其是五十年代中后期，党和政府强调中医政策，中医研究有了新的起色。从基础理论上，全国高等中医院校一、二版教材，南京中医学院《中医学概论》〔17〕等有影响的著作，虽然没有提及心理学，但在论述阴阳、

五行、脏象、病机、诊法、摄生等时都不同程度地注意到中医重视心理因素这一特点。在讨论“神”、“神形合一”^{〔18〕}等篇节和文章时，普遍认为狭义之神重点是指人的精神、思维方面。单独讨论中医心理学某些专题亦有人在，尤其在人格体质（有称气质）学说，如秦德平^{〔19〕}、薛崇成、曾昭著、朱颜^{〔20〕}等人。从史学角度，陈存仁研究了《中国心理病疗法史》^{〔21〕}，李涛^{〔22〕}、赵瑜、许又新等人分别编写过祖国医学的神经病学、精神病学简史，有的甚至深入两晋南北朝及隋唐时代的断代研究^{〔23〕}。此外，心理学界、哲学界的一些学者也以极大的兴趣展开了探索，陈仲庚对《左传》病理心理学思想的深刻研究^{〔24〕}，任继愈高度评价古代医家重视心身现象内在联系的科学思想^{〔25〕}；……都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

治疗心身疾病为中医所长，在五、六十年代对郁、癫、狂、厥、晕、梦、寐等疾病报道很多。这个时期在中西医结合方面进行了一些尝试，如伍正谊^{〔26〕}、李心天^{〔27〕}等人，北京中医学院，北京安定医院等单位，对神经衰弱^{〔28〕}、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症状性精神病等病^{〔29〕}进行了一些临床观察^{〔30〕}。总之，“文革”前，虽已有多方面的开拓，有个别问题还有一定深度，但多被十年浩劫所冲断，所以心理学、医学心理学仍是目前我国学术研究的一个薄弱环节。

七十年代中期，针灸、针麻原理的研究引起人们重视，从197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等单位同医学界合作对针灸^{〔31、32〕}、针麻^{〔33、34〕}中的心理现象进行了实验研究和临床观察。这些研究对其原理的探讨，对提高针灸疗

效都有一定意义。借助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探索中医学的实质，在实验基础上对于揭示其奥秘，反映祖国医学合理内核，为中医心理学的形成都有着积极意义。

1979、1980年以后，敏感的心理学界将这种研究信息传递到中医学界，使中医重新注意自身的心理学问题，这可以说是中医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从中医研究院研究生班的专题学术报告，到医学院校中医基础课的教学；从中医研究生的毕业论文设计到科普杂志的趣谈，从卫生部领导的讲话到人们平时议论，都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活跃动态。从1980年起王米渠^{〔1〕}、裘沛然^{〔35〕}、徐平^{〔36〕}、阴当凡、王琦^{〔37〕}、吕炳奎、周朝进^{〔38〕}、汪世平、张志宏、王克勤、太树人^{〔39〕}、李兴民、哈荔田^{〔40〕}、张绉帮^{〔41〕}、李聪甫^{〔42〕}等人都先后发表过有关中医心理学方面的文章，纵观这些，著者深有如下三点感触。

首先，令人感到振奋的是这个动态来自中医界自身，这是真正有希望的根本力量，对于中医心理学的研究，尽管心理学界、西医学界、哲学界、史学界都是可贵的方面军，但毕竟不是主力军。主力军是中医学界自身。只有以自身为主体才能深入地发掘祖国医学宝库中的心理学宝藏，才能系统完整地研究中医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并在临床实践中得以检验，加以提高，进而升华为中医学的分支学科。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动态是很有希望的。

其次，依以上论文的内容来看，多数是围绕《内经》的医学心理学思想而展开的，从论文的一般结构上看多是：心身（形神）关系，心理病因病机，四诊的心理因素，中医的心理治疗，养生防病中的精神调理等方面的内容。这

些可说明两点，其一人们都看到《内经》是研究中医心理学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极其丰富；其二一致认为中医的心理学思想，不是支离破碎的，而有一套自身的系统，它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我们也必须看到另一方面，这些文章多是泛论。应该怎样使这一课题深入呢，必须一个一个地进行专题研究。象上述的文章有的就是对《内经》之神、胎教的现实意义、七情与疾病的关系、中医心理治疗^[43]等问题展开的讨论，当然这只是研究的开端，而不是已很深入了。在进行理论研究同时，还应当尽量结合临床实践，不断地提高，进而形成人所公认的新学科。

第三，关于提法。一曰：“形神学说”、“论神”、“精神医学”、“心神医学”，这些概念较泛，范围不够明确。二曰：“祖国医学的精神病学”，从西医的角度研究一些中西医交叉的心身疾病，固然不错，但它绝不可能概括中医心理学的自身系统。三曰：“中医心身医学”，目前中外学者不少人用这种提法，如日本相见三郎、山田光胤^[44]等人。这个命名有一定道理，但若细致推敲仍觉未尽令人满意。诚然中医学是以医学为主体，“心身医学”也说明了这一点。但中医学对心理现象认识还有一套理论，还包括对心理学基本问题的一些认识，似乎“心身医学”还不足以概括这些内容。从“中医心身医学”这一术语上看，二“医”重叠亦欠精当。另外，翻译出去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易于与“心身医学”（Psychosomatic Medicine）混淆，也欠周详。四曰：“中医（《内经》）心理学思想，”“中医心理学问题”等，著者认为这些提法在目前阶段是比较适合的，但这只是过渡性质的提法，有待深化。

三年前著者等人在《成都中医学院学报》上发表《中医心理学说初探》一文时，曾推敲过命题，当时见时机不成熟，暂提“中医心理学说”，亦为过渡而设。^{〔1〕}从中医目前发展的趋势来看，正酝酿着一个新的突破。这里已经听到婴儿在母腹中蠕动的胎音，已经看到这门古老学科焕发出的新光彩，我们应当高瞻远瞩，在前贤开拓过的地方，继往开来，并吸收现代心理学的营养，努力融会贯通，建立“中医心理学”的新学科。著者愿为这个事业献身，谨以此书求教于先进。

第二节 东方背景与国外动态

祖国医学起源于中华大地^{〔45〕}，是在东方文化、经济、自然、气候……背景中发展起来的。我们研究中医心理学也必须注意这个历史和现实，及其在这个基础上所产生的特点。日本人富田道夫《东洋医学指导》^{〔46〕}对东方背景进行过这样的描述：居处于湿林的农耕民族，善于冥想与思索，他们认为世界是无限的，是无始无终地循环着。在这无限之中，个人是有限的，变化运动是无穷无尽的，顺乎自然的东西就是美德，故主张顺应自然，爱好自然。伦理道德上以公益为优，克己而无公害。认为疾病是由于阴阳不调和，医学就是纠正这种不调和，以达到平衡协调。提倡理智聪明地生活，发掘精神等方面的调养。富田道夫所谓的东洋医术，即汉方医学，渊源于中国，虽然它有日本自己的特色，但基本上也还是属于中医的一个支脉。富田道夫对中医学产生的东方背景，概括是否全面，评论是否